

墨西哥的獨立建國*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摘要

我們先回顧墨西哥的獨立建國過程，接著介紹本文的概念架構，然後檢視西屬美洲的族群結構、以及不平等的關係，隨後探究這些國家獨立的國際背景，再來解析西班牙政府對屬地的政策，最後以民族主義的內涵做結論。

關鍵詞：墨西哥、西屬美洲、族群結構、獨立建國

*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主辦「墨西哥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科技與工程學院 3 樓會議室 2017/11/11。部分原先以〈墾殖社會的族群結構與土生仔民族主義——以拉丁美洲為例〉刊於《台灣歷史學會通訊》6 期，頁 47-51（1998），收於《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頁 251-59（台北：前衛，1998）。

The Indies and Spain are two powers under the same master; but the Indies are the principal, while Spain is only an accessory, it is in vain for politics to attempt to bring back the principal to the accessory; the Indies will always draw Spain to themselves.

Montesquieu (1748: 398)

The creoles prefer to be called Americans. Since the Peace of Versailles, and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year 1789, they are frequently heard to declare with pride, "I am not a Spaniard, I am an American," words which reveal the symptoms of a long resentmen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Lynch, 1973: 1)

壹、序論

西班牙征服者 (*conquistador*) 科爾特斯 (Hernán Cortés, 1485-1547) 在 1521 年擊敗阿茲特克 (Aztecs) 帝國，將新西班牙王國 (Kingdom of New Spain) 納入西班牙帝國的一部分，幅員由奧瑞岡到中美洲，而墨西哥是其中的核心。西班牙於 1535 年在這裡設置新西班牙總督區¹ (Viceroyalty of New Spain)，一直是人口最多、也是最富裕的地方²。由於西班牙所屬美洲 (Spanish America) 一向享有實質的獨立，原本沒有什麼追求法理獨立的誘因；一直要到對於十八世紀下半葉，西班牙王室嘗試要取回在屬地的支

¹ 總督區的等級相當於半島本土的省，新西班牙總督區的範圍最大涵蓋中美洲 (巴拿馬除外)、北美洲 (美國密西西比河以西、西屬佛羅里達)、加勒比海 (即西屬西印度，包含古巴、海地、多明尼加共和國、波多黎各、牙買加、開曼群島、千里達)、以及西屬東印度 (菲律賓、關島、馬里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部分摩鹿加群島、以及台灣北部)；另外，南美洲的秘魯總督區成立於 1540 年，後來一分为三，先在 1717 年分出新格拉納達總督區 (Viceroyalty of New Granada，涵蓋當今的巴拿馬、哥倫比亞、厄瓜多、委內瑞拉)，又在 1776 設置拉布拉他總督區 (Viceroyalty of the Río de la Plata，包含今天的阿根廷、玻利維亞、巴拉圭、以及烏拉圭)。在總督區下面是兼具司法及行政功能的高院 (audiencia)，其轄區又稱為王國 (reinos)，譬如新西班牙總督區包含墨西哥、以及 Guadalajara (Priestley, 1969: 51; Rodríguez, 1998: 7)。

² 西屬美洲在 1800 年的人口有 1,360 萬，新西班牙的人口最多，有 590 萬 (Rodríguez, 1998: 7-8)。在十九世紀初，新西班牙所上繳的的收益佔了所有屬地的 75% (Villoro, 1978: 26)。

配權、亟思如何加強控制，破壞了當地的政治生態平衡，屬民才開始真正思考獨立的必要（Lynch, 1973: 2-4, 18-19）。

在美國獨立（1776）、以及法國大革命（1789）之後，歐洲國家在拉丁美洲的屬地紛紛仿效（Archer, 2000: 5-6, 18-21）。西班牙在 1808 年被法國入侵，王位被篡奪、群龍無首，西屬美洲各地不接受拿破崙硬塞的君王，憤而展開獨立戰爭，並在 1810-25 年之間相繼獨立³。在十八世紀末的新西班牙（墨西哥），原本是起源於社會底層民變，在十九世紀初演變成獨立運動，終於在 1821 年真正脫離西班牙，切斷跟西班牙的政治、以及經濟臍帶。

起先，總督 José de Iturrigaray⁴（1742-1815）打算與土生土長的西班牙人後裔合作、同意以和平的憲政方式取得自治，沒想到來自伊比利半島的保守派生意人懷疑他密謀獨立、或自立為墨西哥皇帝，在 1808 年先下手為強發動宮廷政變，把 Iturrigaray 趕回西班牙、扶植龍鍾的將軍 Pedro Garibay 為傀儡總督，並展開血腥的報復；由於外人推翻自己人所屬意的合作對象，當地的自治派菁英相當不高興，在這同時，主張獨立的團體被迫走入地下，反而讓老百姓有加入革命的機會；由於新政府剷除異己、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終於引發獨立運動（Archer, 2000: 22, 24-25; Rodríguez, 1998: 160; Priestley, 1969: 201-203; Anna, 1978: 36, 39-59）。

先發的是天主教神父 Miguel Hidalgo（1753-1811），由於起義的消息走漏，他在 1810 年 9 月 16 日提前發動農民革命，呼籲百姓推翻暴政、倡議進行土地重分配、及種族平等，稱為『多洛雷斯的吶喊』（*Grito de Dolores*, *Cry of Dolores*），發軔十一年的獨立戰爭，這一天是墨西哥的獨立紀念日，他被譽為「墨西哥獨立之父」；他結合軍人 Ignacio Allende 與 Juan Aldama、及礦冶工程師 José Mariano Jiménez，幾乎攻下墨西哥市，因為不願意塗炭生靈犯下重大戰術錯誤，最後被叛徒出賣遇襲，四名領導者以叛國罪被槍斃斬首示眾（Priestley, 1969: 208-18; Anna, 1978: chap. 3; Hamill, 1982）。

³ 阿亞庫喬戰役（Battle of Ayacucho, 1824）是拉丁美洲獨立戰爭的最後一戰，聖馬汀（José de San Martín, 1778-1850）由南揮軍北上、波利瓦（Simón Bolívar, 1783-1830）的革命軍由北而南會師，擊敗西班牙，獨立軍 300 人犧牲，保王軍 1,800 死亡、3,500 被俘。

⁴ 有關於歷屆新西班牙總督，見 Wikipedia（2017: List of Viceroy of New Spain）。

接手帶領革命的是Hidalgo的門生José María Morelos (1765-1815) 神父，他在擄獲大規模領土後，於 1813 年召開Congress of Chilpancingo⁵、在 11 月 6 日宣布『獨立宣言⁶』，並在次年 10 月 22 日公布共和憲法⁷，終究還是在 1815 年被總督Félix María Calleja del Rey俘虜槍斃；革命由Guadalupe Victoria (1786-1843) 與Vicente Guerrero (1782-1831) 繼續領導，分頭在普埃布拉 (Puebla)、及瓦哈卡 (Oaxaca) 從事零星的游擊戰，不足構成威脅；由於戰局陷入膠著，新總督Juan Ruiz de Apodaca以特赦招安 (Priestley, 1969: 225-39; Anna, 1978: 180-83; Timmons, 1982; Caballero, 1974: 55)。

在 1820 年，原本預計由西班牙遠征殖民地的軍隊在Riego發動軍事政變，新西班牙的自由派取得政權，他們為了安撫革命份子，同意展開改革；先前反對革命的保王派了捍衛本身的特權跟地位，轉而支持墨西哥的獨立，最後由這些保守份子主導獨立大業的完成 (Caballero, 1974: 57)。八面玲瓏的軍頭Agustín de Iturbide(1783-1824)在 1820 年銜總督Ruiz de Apodaca之命討伐革命軍⁸，卻倒戈與游擊隊領袖Guerrero進行談判，聯手宣布『三大保證』(*Las Tres Garantías, Plan of Iguala*)，誓言建立獨立的君主立憲國家、維持教會特權、及保證平等；真正的義軍長年征戰、無計可施，幾乎所有的游擊隊都同意共組所謂的「三大保證軍」(*Army of the Three Guarantees*)，連Victoria都加入 (Archer, 2000: 33; Caballero, 1974: 57-58)。

這時候，總督府已經失去統治的威信，造反有理 (Anna, 1978: xiv-xv)，而接任的總督Juan de O'Donojú既無兵、又缺餉，只好在 1821 年 8 月 24 日簽訂『哥多華條約』(*Treaty of Córdoba*) 同意墨西哥獨立。儘管西班牙國民議會、及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1808, 1813-33) 反對，木已成舟，獨立軍在 9 月 27 日進入墨西哥市，沒有什麼流血，結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由於虛位以待的皇位等不到波旁王朝的繼承人，Iturbide乾脆於 1822

⁵ Supreme National American Congress 或 Congress of Anáhuac.

⁶ *Solemn Act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Northern America.*

⁷ *Constitutional Decree for the Liberty of Mexican America (Constitution of Apatzingán, 1814).*

⁸ Iturbide 早先在「剿匪」的過程處死數以百計的「叛軍」，因此，墨西哥人對他評價不高 (Archer, 2000: 28-29)。

年在軍人的擁簇下黃袍加身為墨西哥帝國皇帝⁹，因緣際會成為開國元勳（Priestley, 1969: 240-58）。

接下來，我們會先將介紹本文的概念架構，然後說明西屬美洲國家的族群結構、以及不平等的關係，接著探究這些國家獨立的國際背景，再來解析西班牙政府對屬地的政策，最後以民族主義的內涵做結論。

貳、概念架構與理論解釋

有關於墨西哥、西屬美洲、或是拉丁美洲國家獨立的研究，大致上可以歸納為兩種途徑。最常見的是依照時間線來從事獨立過程的描述¹⁰，大同小異，差別在於鉅細靡遺的程度，儼然就是在述說生動的故事；這個途徑的最大優點是來龍去脈交代得相當清楚，缺點是可能見樹不見林，而且因果關係過於鬆散（casual）。另一種途徑則盤點各種內外因素¹¹，嘗試解釋獨立運動為何會出現；只不過，這些長短不一的清單往往看不出相對的解釋效力（potency），就好像吃維生素C、含喉片、打抗生素、喝雞湯，多管齊下，就不知道是哪一種治好的。

儘管我們在這裡考察的個案是墨西哥，仍然希望有機會進一步從事縱貫的跨時間性（cross-time）、或是橫切的跨國性（cross-section）比較¹²，以便累積所歸納的知識，因此打算採取政治學者Alexander George（1979）建議的「結構性聚焦式比較方法」（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具體而

⁹ 中美洲在 1821 年與新西班牙一起獨立，並決議加入墨西哥帝國。當 Iturbide 在 1823 年被黜，中美洲和平分手、次年另外成立中美洲聯合省（United Provinces of Central America），後改名為中美洲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Central America），直到 1838-41 陸續解體為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有關中美洲的獨立，見 Anna（1987: 75-78, 88-91）。

¹⁰ 譬如 Steffoff（1993）、Anna（1983）、或是 Caballero（1974）。

¹¹ 不管稱為 cause、factor、origin、explanation、precursor、還是 antecedent，譬如 Humphreys 與 Lynch（1965）、Lynch（1973, 1987, 1994）、Kinsbruner（2000）、Archer（2000）。

¹² 在相關文獻裡，真正著手比較的是 Detweiler 與 Ruiz（1978），也就是墨西哥與美國的最大差異（most different）比較，其他頂多只算是拉丁美洲國家彼此的最大近似（most similar）比較。

言，就是先建構一個提綱挈領的概念架構 (conceptual framework)，把打算著手檢視的幾個重要概念 (因素) 一一納入，並且大略推斷彼此之間的可能關係，再依據這個架構進行觀察、推論、或假設檢定。

我們根據多年來的觀察 (施正鋒, 1998: 12; 2015: 183)，發現不管是族群、或民族認同的出現，光是彼此具有客觀上觀察得到的共同血緣 (種族)、文化 (語言、宗教、生活習慣)、或是刻骨銘心的歷史經驗 (記憶、失憶) 還不夠，往往必須有感受到的不平等政治、經濟、或是社會結構作為觸媒，加上外部的環境推波助瀾，包括自決理念的啟蒙、或是他國的示範效果；由於現實與期待有相當大的落差，成員終於產生強烈的集體相對剝奪感；端賴政府是否願意妥協、以及少數族群菁英的訴求，彼此相互拉鋸消長，終於可以將上述共同的特徵凝聚為主觀的集體認同，甚至於將族群認同提升為民族認同；終究，認同的政治化就是將認同動員、轉換為行動，具體的實踐就是追求獨立建國 (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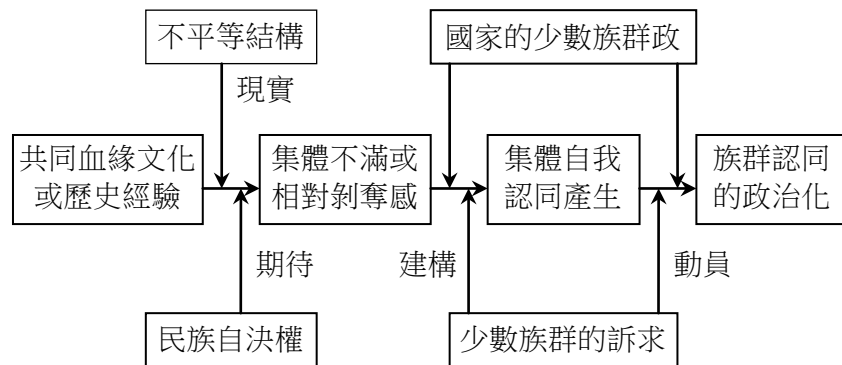


圖 1：少數族群認同政治化之架構

我們可以將相關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或民族主義的理論，分為宏觀 (macro)、中觀 (meso)、及微觀 (micro) 等三種分析的層次 (level of analysis)¹³。宏觀的考察可以當作外部的環境，這是所有個體在同一時間

¹³ 請比較 Rodríguez (1998: 3) 分為高政治 (high politics)、以及低政治 (low politics)，大致上呼應這裡的宏觀、及微觀。

必須共同面對的框架、或是限制；微觀的重點是獨立運動的領導者，包括他們的理念、以及領導力；中觀則把重點放在國家與社會的相對強弱與互動，檢視政府與族群菁英的角力。本文的考察重點放在中觀層級的因素，不去探討領導者的特色、或決策，下面則先介紹幾種宏觀的詮釋。

Graham (1972) 把拉丁美洲的獨立化置於歐洲化的脈絡，嘗試著跟已經進入現代化的歐洲整合，以免經濟慘遭工業革命所傾銷的廉價品打擊，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個人擺脫傳統社會結構的束縛，難免面對內部保守份子的反撲。同樣地，Lynch (1973) 認為西屬美洲民族主義起源於西班牙的新帝國主義，也就是馬德里嘗試以經濟倚賴來鞏固政治結合，在殖民經濟的國家化過程破壞屬地的權力平衡、以及財富分配，因此，獨立運動是對於政治控制、及經濟壓榨的反彈，既是社會革命、也是反殖民的戰爭。

相對地，Rodríguez (1998) 則把焦點放在西班牙王室置身民主化的浪潮，這時候，王朝的臣民苦思如何蛻變為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公民，因此，西屬美洲的獨立在本質上只是源自西班牙內部的政治革命、以及王朝的解體，並非真正的屬地反殖民運動。Kinsbruner (2000) 則以為西屬美洲的獨立不過是法國攫取西班牙的副產品，也就是屬民原先只不要求自治，然而，王室復權後卻藉故著手絕對專制，粗暴的作法引起屬地強烈反彈，終於假戲真做追求獨立。換句話說，兩者認為拉丁美洲的獨立既非社會改革、也非反殖民運動。

Anna (1978: xi) 將墨西哥獨立的解釋分為兩大類：一派認為這是由極端保守的土生土長保王派所領導，本質上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說，表面上雖然是反殖民、實質上卻是反對社會改革；另一派則認為，獨立的背後是階級分歧¹⁴，一般所強調的族群分歧並非如想像中嚴重，換句話說，族群

¹⁴ Anna (1978: 10-24) 根據 Villoro，將墨西哥的社會分為四個階層：統治階層包含行政官員、以及商業菁英（專賣生意人、進出口商人、大地主、以及大礦主），也就是跟馬德里有關係的西班牙人；第二層是教會高層、小地主、小礦主、以及軍官，有西班牙人、也有土生土長者，他們的共同點是跟當地關係密切、未必要靠馬德里賞賜的特權維生；第三層是土生土長者所構成的中產階級，他們的職業以律師、以及基層教士為主，痛恨政府立法限制他們的工作機會；最底層是窮人，由印第安人、黑人、以及混血者所構成，主要是牧場工人、工匠、農民、或是大農場的工人，沒有政治權。請比較下一節對於族

與階級未必相互強化，也因此，獨立運動反映的就是殖民地的社會革命。Anna (1978: xi-xiv, 192) 本身則採取折衷的看法，認為這是革命份子與反革命份子的妥協，大家同意追求政治獨立、同時也願意著手有限的社會改革，儘管保守、絕非反革命。

我們以為，這是一個以墾殖社會 (settlers' society) 如何擺脫母國、建立國家的過程 (圖 2)：對外而言，墾殖者必須對抗母國的吸納、及其他強權的支配，對內而言，墾殖者又必須周旋於原住民族、及新來的移民，儼然是戰略三角的關係 (施正鋒，2007：362)。對於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來說，這是一種二階的競局 (two-level game)，內外不可偏廢 (Putnam, 1988)；如果第一階段的努力集中在爭取國家的肇建 (state-making)，那麼，國家的打造 (state-building)、以及民族的塑造 (nation-building) 則是後續不可避免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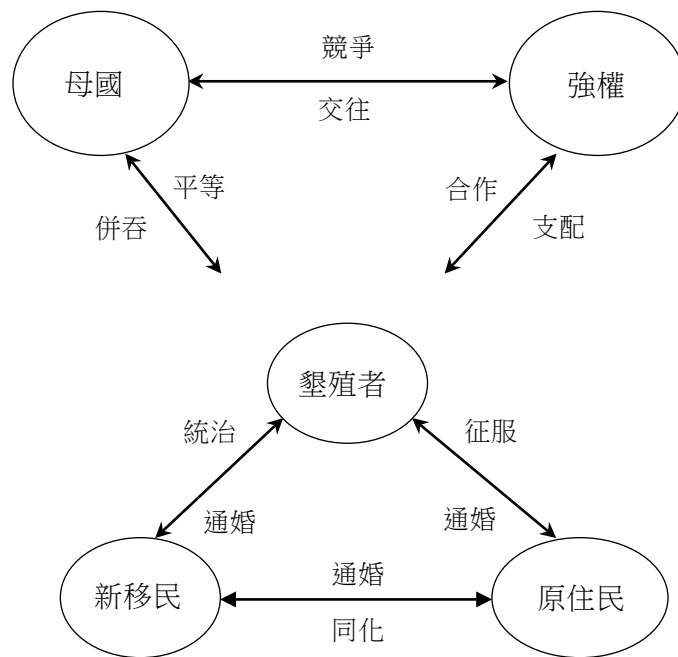


圖 2：墾殖社會的概念架構

群結構的介紹，稍有不同。

參、不平等的族群關係

西班牙人在美洲帶來一種「種性」(*casta*)的階層(*stratification*)，根據一個人「純種¹⁵」的程度來進行種族(族群)分類，進而決定其社會地位及前途；就法律及慣俗而言，每個人必須提供族譜來「證明」自己的「純度」(*purity*)，才能知道本身的權利、義務、及限制(Wikipedia, 2017: *Casta*; Mörner, 1967)。最早的三個種族是白人(*españoles*)、印第安人(*indios*)、及黑人(*negros*)，由於很少西班牙女性前往美洲，白人勢必與當地人通婚，因此繁衍各種深淺膚色的混血兒女(*castas*)，而美洲各地有不同的族群分布型態(見附錄)。白人的社會地位最高，印第安人、及黑人最低，而混血的居中、端賴西班牙化的程度及膚色；儘管白人的地位最高，他們還可以根據出生地再分為「半島人」(西班牙人，*peninsulars*或*gachupines*)與「土生仔」(西班牙裔，*creoles*或*criollo*)；前者是指那些出生於歐洲伊比利半島者，後者則是指土生土長於拉丁美洲者¹⁶(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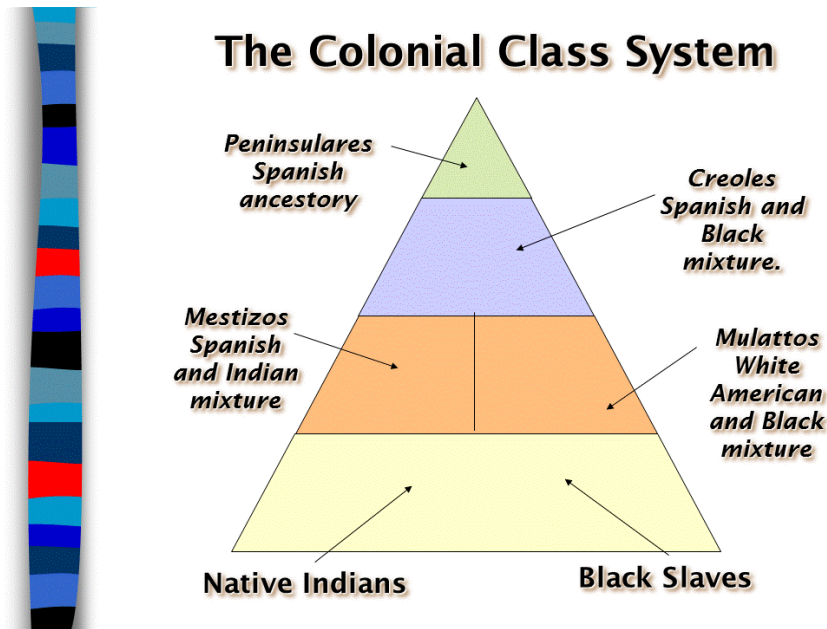
西班牙嚴格控制移民，除了黑奴，只有西班牙人才可以到屬地(Detweiler & Ruiz, 1978: 5, 13)。半島人由軍事征服者、早期的墾殖者、以及後來的移民所組成，只要父母都是西班牙人的純種白人就可以享有特權，他們不只能免稅，而且出任公職、或神職都有特別待遇(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186)。這些新住民(第一代的西班牙人)往往自認為先天上比土生仔高人一等¹⁷，即使地位最卑下的半島人都相信自己比較高貴而睥睨土生仔¹⁸(Lynch, 1973: 18)。問題是，半島人對於西班牙有所眷戀，期待在成就功名後衣錦還鄉，然而，往往卻只有少數人能夠如願回西班牙，只能認命地留下來、務實地適應新天地，終究成為開基祖(McAlister, 1984: 401-402)。

¹⁵ 有關拉丁美洲對「種族」的看法，請參考 Graham (1990)。

¹⁶ *Creoles* 的另一層意義是指具有白人氣血者，見 Oxaal (1968)。

¹⁷ 在半島人的刻板印象中，土生仔的血統一定是受到印地安人與黑人的污染，因此認為先天就有缺陷，沒有智慧、不能吃苦耐勞、也缺乏動力(McAlister, 1984: 400; Graham, 1972: 15)。

¹⁸ 並非所有的半島人都是有錢人，特別是新移民，同樣地，並非所有的土生仔都過得很富裕，因為他們可能因為家族落魄而困窘(Anna, 1978: 12)。



來源：Redbone Heritage (2014).

圖 3：西班牙的種性制度

一直到十八世紀下半葉，大批半島人前往美洲發財，而當地的西班牙官員、或是業者依然比較喜歡聘用這些來自故鄉的親人¹⁹；雖然中、上階層的位置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衝突最多的卻是社會底層，新來的半島人主要充當零售商、流動商販、及小公務人員，被當地人視為機會的掠奪者，很快地就可以感受土生仔的敵意 (Rodríguez, 1998: 35)。在墨西哥獨立戰爭中，當叛軍攻城之際，半島人不是棄城逃逸 (或回西班牙)、就是觀望，很少願意參加抵抗，有些人甚至於同情、或是乾脆加入獨立的行列 (Caballero, 1974: 49, 55)。

人數較多的土生仔雖然也是白人，儘管他們可以從商、當地主或礦主²⁰，卻不能取信於西班牙政府，因此無法擔任高階公職、或神職，對於教育程度較高、卻沒有繼承土地者，只能當律師、或低階教士 (Lynch, 1973:

¹⁹ 在 1800 年，西屬美洲的半島人數也不過只有 40,000 (Rodríguez, 1998: 35)。

²⁰ 其實，土生仔又可以分為新發財仔、地方仕紳、以及小資產階級 (Graham, 1972: 38-39)。

17-18; Gibson, 1966: 130-31; Archer, 2000: 10; Priestley, 1969: 117; Caballero, 1974: 8-9)。土生仔不服半島人所享有的特權，痛恨對方的傲慢與偏見，在自卑中卻又不知不覺中模仿他們的自大；他們相形見绌，必須加倍努力來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富有的土生仔則想辦法將女兒嫁給半島人，試圖透過聯姻來提高家族的身份（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188-89; Caballero, 1974: 8）。由於社會制度的扭曲，父子、甚至於夫妻之間不免反目²¹（Lynch, 1987: 25）。

在十九世紀初，墨西哥的人口 750 萬²²，其中印第安人 60%、混血者 22%、白人 18%；在白人當中，土生仔佔了 17.8%，而半島人只有 0.2%（15,000 人），其中 7,500 人是軍人、6,000 人是公務人員或商人、1,500 人是教士（Anna, 1987: 52; 1978: 5; Caballero, 1974: 6）；同樣地，Lynch（1987: 24）根據 Alexander von Humboldt，墨西哥在 1800 年左右的總人口 600 萬，半島人 14,000；換句話說，不管文武官、或教士²³，14,000 名半島人統治著 600 萬的當地人（Kinsbruner, 2000: 44; Caballero, 1974: 8）。在 1811 年，墨西哥總督府的官僚體系有 500~600 個職位，35% 由半島人出任，土生仔佔到 65% 職位；如果往上看墨西哥市的高院，在 1808 年之際有 12 名法官是半島人，只有 5 人出生於美洲（其中只有 3 人是當地人）²⁴（Anna, 1987: 53）。在教會系統，三百年當中總共有 706 名主教跟大主教，只有 105 人是土生仔（Detweiler & Ruiz, 1978: 13）。

²¹ 不過，Anna（1978: 9）認為這是刻板印象，因為第一代娶了當地人之後，接著會把女兒嫁給新來的半島人，所以，儘管有從事公職的限制，雙方實際上是水乳交融。

²² Anna（1987: 52）並沒有提供確切的年份，不過，稍早的資料（Anna, 1978: 5）則是 1814 年有 612 萬人。

²³ 有關這些行政、司法、軍隊、以及教會的職務，見 Caballero（1974: 7）。

²⁴ Lynch（1987: 25），在 1687-1750 年期間，西班牙政府在西屬美洲所任命的 311 名高院法官（*oidores*），還有 138 人是土生仔（44%）；到了 1751-1808 年期間，在 266 名當中，土生仔只剩下 62 人（23%）。又根據 Rodríguez（1998: 21），在十七世紀前半葉，王室任命了 136 名法官，其中 108 名是土生仔，主要是賣官籌軍費，特別是軍事上比較不敏感的地方，墨西哥因為有英軍入侵的威脅，相對上比較不用當地人；在 1750 年，政府覺得美洲屬地坐大，就不再接受捐官。

位於社會底層的是印第安人²⁵（原住民族）、及混血兒²⁶，他們共同點是極端窮困（Villoro, 1978: 36）。這些人依法不能擔任公職或教士、也不能從事專業的工作，只能在礦坑、農場、或是血汗工廠出賣勞力，社會流動是被嚴加控制的；由於低落的社會經濟地位，他們跟白人實質上不相往來；事實上，政府有一套管制他們的法律，包括固定貢金（人頭稅）；特別是在勞力供給過多的地方，族群的壓榨更加嚴重；如果遇上收成不佳的時候，民不聊生，對於壓迫的忍耐到臨界點，就會出現民變，換句話說，遇上工資下降、物價上升、不能有起碼溫飽的年頭，造反是老百姓合理的選擇（Anna, 1987: 54-55; 1978: 143-47; Kinsbruner, 2000: 67; Graham, 1972: 39）。在墨西哥獨立過程，不管政府軍、或叛軍，雙方的軍官以土生仔為主幹，而士兵則由印第安人、及混血兒所組成（Caballero, 1974: 48）。

肆、獨立的背景

儘管西班牙從十六世紀起就在新世界建立霸權，然而，進入十七世紀，荷蘭、英國、及法國也跟著渡過大西洋，競相在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建立殖民地，不止海盜不時搶劫西班牙商船、攻擊西班牙殖民地，各國的商務也一再挑戰西班牙的支配；直到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61-1700）過世，西班牙已經衰相畢露，先是戰敗破產，接著工農業停滯、民氣沮喪，又在接下來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1702-14）左支右絀，到後來根本無力抗拒英國在美洲的蠶食鯨吞，被譏為「美洲的病夫」（Archer, 2000: 5）。

由於法國在大革命後日益左傾，驚弓之鳥般的西班牙原先加入宿敵英

²⁵ 位於墨西哥市以北的印第安人，工作跟住的地方大致上是在傳統的社區，除非遇到飢荒，生活相對上比較穩定；至於墨西哥市以南者，就沒有辦法不替農場做事（Kinsbruner, 2000: 67）。

²⁶ 西班牙人似乎相信混血者只有傳到父母的缺點、沒有優點，因此地位比印地安人更低，只能等待機會表現，也就是獨立戰爭之際（Priestley, 1969: 118-19）。事實上，混血兒至少可以往上追溯到一名印地安貴族的祖先（Anna, 1978: 9）。

國與歐洲其他強權所組的反法同盟（1792-97），沒幾年，卻又半夜反症轉向與法國結盟對抗英國（1798-1802, 1803-1806）²⁷，本身跟美洲的聯繫因此被切斷。法國在拿破崙戰爭期間（1803-15），先是要求過境借路入侵葡萄牙（1807），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又在查理四世（Charles IV, 1788-1808）遜位給兒子斐迪南七世後，乾脆誘騙父子兩人到巴約訥（Bayonne）軟禁，將政權交給親弟弟約瑟夫（Joseph Bonaparte, 1808-13）（Anna, 1983: 22-26; Graham, 1972: 58; Priestley, 1969: 197）。樹倒猢猻散，西班牙百姓風聞群起抗暴、展開捍衛獨立的半島戰爭（1808-14）；由仕紳組成的執政團委員會（*junta*）如雨後春筍在各地出現²⁸、並在塞維亞（Seville）共同推舉最高中央政團（Supreme Central Junta²⁹），獲得西屬美洲廣泛支持（Graham, 1972: 59-60; Anna, 1983: 27）。

西班牙被盟邦法國侵略，宿敵英國卻反而成為盟友（Anna, 1978: 37）。節節落敗的最高中央政團於 1810 年退守 Cádiz，在英國海軍的保護下³⁰，另外組成一個五人攝政團³¹，召開了代表國民主權的國民議會（Cádiz Cortes），並在 1812 年通過第一部憲法（*Constitution of Cádiz*），採取君主立憲、單一體制、中央集權（Anna, 1978: 105-108）。由於與英國兩度海戰大敗³²，西班牙陷入財政危機，跟美洲屬地的聯繫大受影響，這個自由派政府（1808-14）對於海外鞭長莫及、任憑自生自滅，卻又唯恐不受節制³³。美

²⁷ 法國在 1803 年跟英國開戰，西班牙拒絕捲入，因此跟法國簽約，同意每個月貢獻（補貼）600 萬法朗以交換中立；結果是英國持續攻擊西班牙由美洲載回金塊的船隻，西班牙只好在 1803 年向英國宣戰（Kinsbruner, 2000: 35; Graham, 1972: 53-54; Anna, 1983: 18）。

²⁸ 在國家面對危機之際召開，這是西班牙悠久的傳統（Anna, 1978: 98）。

²⁹ 又稱為 Supreme Council、或是 Junta of Seville，正式名稱則是 Supreme Central and Governmental Junta of Spain and the Indies。

³⁰ 有關於英國、以及美國在十九世紀初的角色，見 Kaufmann（1967）、Whitaker（1964）、以及 Anna（1983: 104-10）。

³¹ 正式名稱是 Council of Regency of Spain and the Indies。

³² 先是在 1797 年於聖文生角戰役（Battle of Cape St Vincent）受挫、又在 1805 年於特拉法加海戰（Battle of Trafalgar）大敗。

³³ 在 Cádiz 的生意人於 1812 年派了兩營軍隊登陸中部東岸的 Veracruz，飽受瘴癘之氣而水土不服（Caballero, 1974: 49）。

洲屬地認為沒有道理聽命於一個斷頭 (kingless)、而又有氣無力 (nerveless) 的政府，因此紛紛以「人民」(the People) 的名義組織臨時執政委員會自保，防範隨時可能會登陸的法軍。面對這個日薄西山的議會政府，屬民思考的是如何各自維持自己的王國³⁴ (kingdom)、然後再共同組成一個帝國 (empire) (Anna, 1978: 100-101, 184-87; 1983: 58-63)。

伍、以改革為名的壓榨

歐洲各國在拉丁美洲的領土擴張與開發有三部曲，由發現、征服³⁵、到墾殖 (McAlister, 1984: 108; Todoroc, 1999)。在哥倫布抵達加勒比海之際，西班牙人原本意在商業而已，只打算跟原住民交易、設立工廠、及建立貿易站就好，依循的是葡萄牙及熱內亞人在非洲的擴張方式、而非殖民，而西班牙卡斯提爾式墾殖模式則是隨後才逐漸出現 (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27)。等到西班牙在完成軍事征服之後，隨之而來的是墾殖者，這些人的目標在於追求財富，尤其是透過稅收、以及勞力剝削 (Schwerin, 1984: 35)。

原先在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 Spain, 1516-1700) 主政時期，馬德里讓屬地有相當的自主性，後期還以捐官來加以羈縻，波旁王朝 (Bourbons of Spain, 1700-) 入主後則採取君主專制，不再允許自主³⁶。查理三世 (Charles III, 1759-88) 被譽為開明專制君王 (enlightened despot)，勵精圖治，一心一意重振西班牙的國威，卻把原本的屬地³⁷ (dependency) 當作殖民地 (colony) 看待 (Anna, 1983: 7-8)；接任的查理四世雖是好人、卻是愚蠢不已³⁸ (Graham, 1972: 51)。由於西班牙在七年戰爭 (Seven Years' War, 1756-63) 中敗給英

³⁴ 這是一種附庸王國 (vassal kingdom) (Paz, 1982: 49)。

³⁵ 征服的方式大致是先採取姑息手段，與原住民領袖虛與委蛇進行妥協，伺機強硬接收。

³⁶ 在十七世紀中葉，由於政府財政窘困，土生仔可以在家鄉所在的省政府 (corregimientos)、地方政府 (ayuntamiento)、高院求得一官半職，甚至於當到總督 (Rodríguez, 1998: 21)。

³⁷ 不管稱為「美洲領地」(American dominion)、或是「海外省分」(overseas province)。

³⁸ 查理四世將政務交給首相 Manuel Godoy (威信為王后的面首)，由屬地榨取的錢竟然輾轉流入巴黎，屬民當然不滿，視之為叛徒 (Anna, 1978: 36-37)。

國，被迫割地賠款、短暫失去哈瓦那，王室亟思如何強化國防、防範敵國對於殖民地的來犯，必要時也可用來鎮壓叛亂；只不過，整軍經武必須另覓財源，因此仿效法國的行政革新，動腦筋剝削屬地，種下分離的因子（Kinsbruner, 2000: 12-13; Archer, 2000: 5）。

所謂的「波旁改革」（Bourbon Reforms）大致上可以分為軍事、經濟、行政、及教會四個面向：

- 一、軍事改革：由於無力自半島派遣軍隊到殖民地駐守，王室只好在 1764 年於新西班牙設置一支常備兵、同時擴大團練民兵的編制作為後備，不止招募當地的土生仔當士兵、也由他們擔任幹部³⁹；到了十八世紀末，正規軍的幹部有 60% 是土生仔，士兵更高達 80%，民兵則幾乎完全是由當地人所組成，有些地區甚至於連混血者都可以加入；土生仔從軍的理由之一是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譬如穿軍服的阿兵哥可以不受民事法庭約束（*fuero militar*），而更重要的是從此可以跟半島人平起平坐、一爭長短，包括結婚的對象；對於邊疆地區的土生仔而言，由自己人帶兵戍守，總是多了一條往上社會流動的通路，特別是窮苦人家的子弟（Kinsbruner, 2000: 13-14; Rodríguez, 1998: 29-30）。儘管這批士兵沒有接受什麼訓練、武器配備不全，官員對軍隊的「美洲化」不免戒慎小心，畢竟鄉勇的骨幹是土生仔，當地方頭人揭竿之際，獨立運動所需要的武力唾手可得，只要改旗異幟即可起義來歸（Kinsbruner, 2000: 14; Rodríguez, 1998: 30; Priestley, 1969: xi）。
- 二、經濟剝削：王室為了要補貼戰費、同時要摧毀土生仔的自主能力，立意讓殖民地的經濟倚賴西班牙、想盡辦法將生產的剩餘價值榨光殆盡，所採用的手段包括煙草專賣、及將營業稅（*alcabala*）片面由 2% 提高 6%，也因此不時出現抗稅暴動（Lynch, 1987: 10-11; Rodríguez, 1998: 29, 33）。在 1778 年，國王下詔開放自由貿易，卻不准土生仔從事跨大西洋的貿易；由於殖民地的工業產品無法獲得保護、農業的出

³⁹ 王室盤算，新西班牙合宜徵兵的家庭大概有 50 萬戶，只要每 20 戶抽調一人，就可以有一支 25,000 人的正規軍（Archer, 2000: 9）。

口則受到西班牙的管制，看人臉色、任人宰割，淪為原料、以及金條的出產地 (Lynch, 1987: 13-18)。其實，墨西哥在十八世紀由於礦業復甦，成為西班牙最重要的財政來源，儼然是一隻金雞母，卻無法將利得投資於當地的工業發展；當時的總督 Revillagigedo 交代他的接班人說 (Lynch, 1973: 14)：

不要忘記，這裡是殖民地，必須倚賴母國西班牙，由於接受保護，當然必須交出一些利益。也因此，必須想辦法來黏著這種倚賴、製造彼此的相互利益；一旦這裡不需要歐洲的產品，倚賴的關係就不見了。

土生仔地主、以及消費者視來自西班牙的貿易商為壓迫者，希望王室能開放貿易；儘管屬民的看法未必一致，不過，他們共同的願望是能出現一個願意關心他們的利益、能夠保障他們自由跟財產的政府 (Lynch, 1973: 15-16; 1987: 19-20)。

- 三、行政征服：在十七世紀初，由於王室面臨財政危機，不再付薪水給殖民地的地區長官 (*alcades mayores, correidores*)，對於官商勾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特別是對印第安人採取一種信用合作社制度 (*repartimiento de comercio*)，強迫購買衣服、鐵器、及騾子，甚至於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的剩餘物資；這是一種強制印第安人生產及消費的社會控制機制，官員從中賺取自己的薪水，生意人確保出口的作物，政府則省了一大筆供養公務人員的開銷，表面上是大家各取所需、相安無事，對於印第安人而言卻是一種永遠無法翻身的農奴制度 (Lynch, 1973: 7-8; Rodríguez, 1998: 21; Graham, 1972: 10)。儘管西班牙在 1786 年頒佈『督察官條例』 (*Ordinance of Intendants*) 廢除上述陋習、允許印第安人工作及買賣的自由，並由馬德里直接任命行政長官 (*intendancies*) 取代地區長官，不過效果有限，地方官員還是要跟仕紳合作 (Lynch, 1973: 8-9; Rodríguez, 1998: 25-26)。
- 四、教會控制：西班牙政府在 1767 年向天主教會下馬威，藉故將半島及屬地的 2,500 名耶穌會教士驅逐出境，終生不准回國；在西屬美洲，這些教士多半是土生仔，他們平日擔任大學教師、還充當鄉紳的顧問，親

友當然覺得相當不人道 (Rodríguez, 1998: 27-28)。以墨西哥為例，被趕走的 680 名教士當中，就有 450 人是土生仔；王室為了籌備戰費，接著又在 1804 年將『整頓詔令』(Decree of Consolidation, 1978) 適用美洲，除了拍賣教會的財產、沒收慈善基金，還要求限期收回所有對民間的貸款上繳，讓土生仔中產階級借貸無門、甚至於破產；另外，教士原本不受一般法庭審判的特權 (*fueros*) 也被剝奪，終於引起強烈的反彈、及虔誠教徒的同情，特別是原本一無所有的底層神職人員，日後孕育不少革命軍、或是游擊隊的領導者 (Lynch, 1973: 9-10; 1987: 8-9; Rodríguez, 1998: 28-29, 34; Caballero, 1978: chap. 2; Anna, 1983: 56-57)。

斐迪南七世在 1814 年取回王位，一心一意恢復絕對王權，他不僅拒絕妥協、還廢掉『1812 年憲法』、甚至迫害支持君主立憲的自由派 (Caballero, 1978: 54; Anna, 1983: chap. 4)。由於擔心土生仔坐大，他決定以武力再度征服殖民地，因而連拉丁美洲的保王派都反感轉而贊成脫離西班牙、軍隊倒向支持獨立的愛國派 (*patriots*)，包括墨西哥的土生仔軍頭 Iturbide；人算不如天算，在遠征軍於 1820 年兵變後，捲土重來的自由派政府 (1820-23) 已經無力派兵跨海，各地相繼揭竿起義 (Anna, 1983: chap. 7)。最後，西班牙手上只剩下古巴、以及波多黎各。

陸、土生仔的民族主義

拉丁美洲的土生仔對於西班牙又愛又恨，雖然他們對於西班牙仍有一股莫名的鄉愁，然而，由於並非出生於西班牙，稱之為「祖國」(*fatherland*) 又似乎不妥；此外，他們也痛恨半島人不時提醒自己卑微的出身，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 (McAlister, 1984: 402)。其實，土生仔對於自己民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並非懵然無知，因為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是既含混又尷尬，而土生仔的民族意識 (*national consciousness*) 就是在這種先天的張力下孕育而出。南美的獨立革命英雄波利瓦 (Simon Bolivar) 如是說

(Lynch, 1973: 24) :

我們既非歐洲人、亦非印地安人，而是介於原住民與西班牙人之間的混合人種。我們生為美洲人，但是法律上卻是歐洲人，因此要進行一場兩面作戰——一方面要與原住民爭奪土地的所有權，同時又要與入侵的西班牙人對抗，以確保我們的出生之國。因此，我們的處境實在是錯綜複雜。

旅遊作家 Thomas Gage 在十七世紀中就注意到，中美洲的土生仔相當嫌惡西班牙人，寧願在異族統治下擁有自由，也不願意繼續被自己的同胞壓迫 (Archer, 2000: 8)。自從 1789 年以來，土生仔喜歡被稱為「美洲人」(Americans)，他們時常自豪地表示：「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土生土長的美洲人！」(Lynch, 1973: 1) 這股驕傲帶著長期以來的怨恨，終於使他們喊出：「美洲人不是西班牙人！」。由於飽受外來欺凌，菁英逐漸累積經濟力量，進而建立了文化認同的物質基礎，他們不只要求公平待遇、分享政治權力並以文學來表達原型的民族主義 (MuAlister, 1984: 403; Gibson, 1966: 209)。

受過教育的土生仔儘管被半島人鄙夷、無法享有充分的政治參與，畢竟他們還可以透過血統、財產、或親戚關係保有中上的社會地位，生活保障大致無虞；不過，他們隨時也有可能因為跟半島人聯姻、景氣、投資、或是一紙敕令而失去財產，特別是政府為了戰費恣意所做的橫征暴斂，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當然是憧憬自立 (Anna, 1987: 53, 55)。然而，土生仔長期倚賴教會、及國家的保護，算是既得利益者，儘管嚮往自立，卻又擔心社會動蕩，因此猶豫不決是否跟下層階級結盟追求社會革命 (Anna, 1987: 55-56; Detweiler & Ruiz, 1978: 14)。他們一開頭並未否定西班牙王室的主權，並不想要切斷與西班牙的臍帶，但是不免逐漸質疑：到底美洲人效忠的對象應該是什麼 (Lynch, 1973: 2)？

誠然，西屬美洲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聖馬汀、波利瓦、Bernardo O'Higgins (智利)、以及 Bernardino Rivadavia (阿根廷) 等人都是土生仔出身，同樣地，墨西哥的開國先驅 Hidalgo、Morelos、以及 Iturbide 也不例外。只不過，由於兵荒馬亂，一般人無暇深思，除了自保與尊嚴，這些被視為二等公民的土生仔多半觀望，等待良機反抗西班牙統治 (Archer, 2000: 23-25; Caballero, 1974: 10, 48)。由於土生仔人口較多、難以征服，居於少數的半島人不可能

永久掌握政治權力；等到王室在 1808 年瓦解，土生仔趁機由半島人手中奪取權力 (Lynch, 1973: 19, 23)。一時，獨立份子為了安撫不分忠君思維與愛國情操的老百姓，只好暫且在形式上遙奉斐迪南七世為正朔。

當時，殖民地有三種選項：看看拿破崙卵翼的約瑟夫舊政權到底能維持多少現狀、在 Cádiz 的自由派政府下尋求自治、或隨人顧生命各自獨立 (Archer, 2000: 22; Anna, 1978: 38)。儘管有些土生仔對於奄奄一息的政府早就失去信心，不知道西班牙究竟是否有能力跟意願來保衛他們，因此判斷獨立是必要的，然而，絕大多數的人還是認為獨立只是維持自治的權宜之計，特別是保王派（不管自由派、還是保守派）。

波旁改革原本給美洲人帶來希望，卻又無法滿足當地人自主的期待，反而被認為是「再征服」；也就是說，西班牙人先前征服的對象是印地安人，當下再征服的目標則是土生仔 (Lynch, 1973: 7)。反動的斐迪南七世在 1814 年復辟，他採取高壓統治，引起絕大多數殖民地菁英的反彈；這些人除了在心理底層否定西班牙的民族認同，更重要的是他們終於體認到，要確保自己的民族認同與利益，只有透過獨立建國一途 (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297; Lynch, 1973: 1, 24)。這時，各地的領導者認為已經沒有必要托古改制，土生仔就毫不客氣高舉獨立的大旗 (Kinsbruner, 2000: 72)。

儘管斐迪南七世 1820 年於槍口下被迫恢復『1812 年憲法』、並同意進行改革，然而，即使這個憲政政府再如何激進，畢竟所關心的是半島人的福祉，因此，對於美洲的屬民來說，這依然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政權，絕對不會滿足當地人的要求 (Anna, 1978: 193; 1983: 113)。此時，墨西哥的土生仔自由派對於新政府的壽命沒有信心，而當地的保守派及教會也不信任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擔心接下來的改革會改變現狀、並損及自身的利益，猛然才發現自己也變成支持獨立的愛國派；換句話說，儘管兩派的意識形態南轅北轍，也就是自由派心儀聯邦主義、保守派擁護中央集權，然而，在政局高度不穩的情況下，雙方終於同意聯手 (Alba, 1982: 9-11)。事實上，在最後階段領導獨立的 Iturbide，背後是保守派的半島人權貴、及土生仔既得利益者所撐腰的，也因此，真正的獨立份子並不滿意、只是勉強接受階段性的政治獨立 (Caballero, 1974: 57-58)。

柒、結語

拉丁美洲的獨立革命並非當地原住民族自發性覺醒所推動的，而是土生土長的白人因為不滿母國的壓迫所發動的「土生仔的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墨西哥的獨立運動起於十八世紀末的民變，在 1813 年才宣佈獨立、於 1821 年完成獨立，算是比較曲折。儘管土生仔痛恨半島人的支配、及歧視，自由派與保守派對於西班牙的殖民體制有不同的期待，一旦雙方發現東山再起的自由政府與反動的斐迪南七世一樣，同仇敵愾、一拍即合。

在獨立的第一階段，表面上看來，Hidalgo 的起義只能算是典型的官逼民反，然而，他的種族平等的號召確有觸及社會改革。Morelos 的武裝革命結合獨立意識、以及現代民主憲政，可惜不能說服土生仔的既得利益保守份子共襄盛舉，讓西班牙自由派政府得以結合後者。等到屬地的土生仔保王派領悟到，不管是改革派、還是反動派掌握西班牙的政權，心態及作法在本質上無非視自己為殖民地的都是帝國主義，也就義無反顧，終於由土生仔軍頭 Iturbide 出面清理戰場。

Alba (1982) 認為墨西哥的獨立是多面向的，一派希望切斷西班牙的臍帶、同時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另一派則希望沒有祖國、卻維持現狀，另外，盛傳斐迪南七世一度暗中運作獨立，萬一被自由政府罷黜後可以在海外另立門戶。不管如何，這些都是白人（西班牙裔土生仔、或是西班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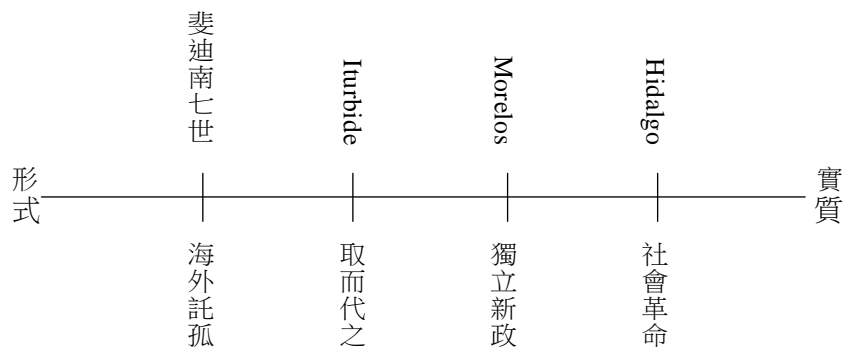


圖 4：多面向的墨西哥獨立運動

的政權，跟原住民族、黑人、或是混血者完全無關，因此，即使墨西哥在法理上脫離西班牙，才是展開社會革命的開始。一個不能有真正族群平等、充斥著支配與壓迫的社會，即使是所謂的法理獨立國家，又有何意義可言？

附錄：拉丁美洲國家的族群結構

拉丁美洲是典型的墾殖社會，主要由白人墾殖者與印地安人（原住民族）所構成，白人與原住民的互動方式決定了當前各國族群結構的模式，有些國家甚至於還要考慮被引入的黑奴，更形複雜。三個種族之間的通婚，白人與印地安人通婚的子女稱為*mestizos*，與黑人通婚的子女叫*mulattoes*，而印地安人與黑人的婚生子女稱為*zambos*，混有白人、印第安人、及黑人三種血統者稱為*pardos*⁴⁰（圖 5）。Burkholder與Johnson（1990: 188）指出，對於那些一無所有的人來說，族群的認同是他們唯一足以傲視他人的東西，彌足珍貴。

大體而言，拉丁美洲社會的族群結構可以分為四種模式，主要源自於征服時期的經濟型態、以及征服方式（Schwerin, 1984）。第一種是以白種人為主的 Euro-America 模式，即阿根廷、烏拉圭、以及哥斯大黎加，目前在這些國家，原住民族幾乎已經滅種。由於當時原住民族採取勉強維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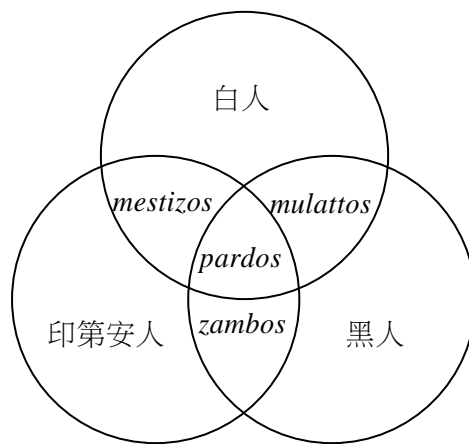


圖 5：拉丁美洲的族群結構

⁴⁰ 其實，還有第二層的分類，譬如白人與 *mestizos* 通婚的稱為 *castizos*，白人與 *mulattos* 通婚的叫作 *morisco* (Moor)，印第安人與 *mestizos* 通婚的叫 *cholos* (coyotes) (Priestley, 1969: 125)。這種僵硬的族群分類，相當程度反映社會的集體強迫症。

漁獵、採集生活，相對上比較難以全盤掌握，歐洲人只好強力驅逐或消滅。原住民族一開頭不斷發動襲擊，與墾殖者進行長久征戰；等到墾殖者人數大增，白人就會開始發動反攻、甚至把原住民族完全消滅。

第二種是以混血兒為主的 *Mestizo-America* 模式，主要分佈在今天巴拉圭、哥倫比亞東南部、智利南部、委內瑞拉內陸、墨西哥北部、以及不含哥斯大黎加的中美洲國家。在這些地區，原住民族原本在低地部落、或村莊進行農業粗耕，殖民者採取方便的抓奴方式來剝削其勞力，造成原住民族社會急遽瓦解。被蓄養的印地安人在快速的混血過程 (*mestization*) 中被同化，吸納成為下階層；少數印地安人僥倖逃到邊遠地區，迄今仍保有原住民的部落文化。

混血兒 (*mestizos*) 是指西班牙父親與印地安母親結合的後代⁴¹，只有少數僥倖能在法律上取得父親的繼承權，進而被白人社會接受與吸納；女性混血兒與西班牙人通婚的後代叫 *castizos*，他們往往在歐化後又回復到白人的系譜；也有一些混血兒認同母親方面的系譜，接受印地安文化；更有些男性混血兒娶原住民為妻，回復到印地安的系譜 (*McAlister, 1984: 128-29*)。大部份的混血兒認命地接受母親的地位，搬到西班牙人住的城市，他們的社會地位隨著人數的增加而降低，但是由於操西語、信奉基督、習得歐洲技能，勢力總比印地安人大；雖然他們在同化的過程飽受歧視，命運相當辛酸，但是，由於美洲缺乏具有手藝的歐洲勞工，統治菁英不得不接受他們 (*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196*)。

第三種則是以印第安人為主的 *Indo-America* 模式，位於墨西哥中南部、瓜地馬拉、百里斯、厄瓜多爾、秘魯、及玻利維亞的高原。雖然這裡有混血的情形，但是原住民仍能保有其原來的制度。原住民族原本在這些高地從事精耕農業，已經沒有可以竄逃藏匿的地方；由於他們早已發展出相當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因此方便殖民者採用間接統治的方式⁴²，

⁴¹ 西班牙王室原先採取種族隔離政策，禁止西班牙人進入印地安人地區墾殖。但是隨著開發的壓力及市場經濟擴張，墾殖者與原住民逐漸在社會、經濟上相互依賴，而且通婚者日眾 (*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190*)。

⁴² 起初，征服者相當禮遇原住民菁英，甚至利用傳統家族來進行綏靖或統治的中介；有些

而原住民族也得以保有其制度。

第四種是以黑人為主的Afro-America模式，指的是加勒比海各國⁴³、哥倫比亞北部、蓋亞那，再加上巴西、及秘魯海岸線的大規模農園經濟，由於原住民族大規模逃匿內陸，白人只好引入黑奴。目前，這些是由黑奴的後裔組成的社會，已經沒有原住民族的遺跡。

Burkholder與Johnson（1990: 53）發現一項看來矛盾的現象：當原住民族的政治組織較為嚴謹時（比如墨西哥的Aztec、秘魯的Inca），他們往往被一舉征服，老百姓比較無力對抗西班牙人的支配⁴⁴；相對地，當原住民族的政治結構較為鬆散、農業發展未臻成熟（比如瓜地馬拉的Maya）之際，他們反倒是能進行有效的抗爭行動。大體而言，原住民族的社會及文化型態，大致決定了殖民者的控制方式、以及原住民族在被征服後仍能苟延殘喘的程度（Schwerin, 1984: 33-37）：當兩者的文明程度越接近時，原住民族比較能適應外來統治；相對的，如果征服給原住民族社會帶來的衝擊越大，原來的社會組織與文化型態反倒是比較能獲得保存⁴⁵。

西班牙人會娶來自上層的原住民為妻，藉以取得土地等特權，因此，在兩個世代之內，墨西哥及秘魯的原住民貴族不僅在血緣上已混合、在文化上也已西班牙化（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190）。

⁴³ 加勒比的原住民在西班牙人入侵後的 50 年內完全銷聲匿跡，為非洲引入的黑奴取代（Schwerin, 1984: 34）。

⁴⁴ 以墨西哥為例，印地安人領袖並不在乎歐洲人的墾殖對原住民的文化是否構成威脅，完全依其個人的考量來決定是要與歐洲人征服者結盟，還是進行抗爭（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37）。

⁴⁵ 原住民本身原本在文化、語言上各有所屬，但是隨著歐洲人的來臨，彼此之間的差別才被淡化，開始產生一種嶄新的印地安人認同（Burkholder & Johnson, 1990: 189）。

參考文獻

- 施正鋒，1998。〈墾殖社會的族群結構與土生仔民族主義－以拉丁美洲為例〉《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頁 251-59。台北：前衛。
- 施正鋒，2015。〈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現況、以及挑戰〉《思考台灣外交大戰略》頁 169-206。台北：翰蘆。
- Alba, Victor. 1982. "Mexico's Several Independence," in W. Dirk Raat, ed. *Mexico: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810-1910*, pp. 6-16.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Anna, Timothy E. 1978. *The Fall of the Rival Government in Mexico Cit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Anna, Timothy E. 1983. *Spain and the Loss of America*.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Anna, Timothy E. 1987. "The Independence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in Leslie Bethell, e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pp. 49-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cher, Christon I. 2000. "Introduction: Setting the Scene for an Age of Warfare," in Christon I. Archer, ed. *The Wars of Independence in Spanish America*, pp. 3-42.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 Burkholder, Mark A., and Lyman L. Johnson. 1990. *Colonial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ballero, Romeo Flores. 1974. *Counterrevolution: The Role of the Spaniards in the Independence of Mexico, 1804-38*, trans. by Jaime E. Rodríguez O.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Detweiler, Robert and Ramón Ruis. 1978. "Introduction," in Robert Detweiler, and Ramón Ruis, eds. *Liberation in the Americas: Comparative Aspects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17. San Diego: Campanile Press.
- George, Alexander. 1979.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in Paul G. Lauren, ed. *Diplomacy: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olicy*, pp. 43-68. New York: Free Press.
- Gibson, Charles. 1966. *Spai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 Graham, Richard. 1972. *Independence in Latin Americ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Graham, Richard, ed. 1990. *The Idea of Race in Latin America, 1870-194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Hamill, Hugh M., Jr. 1982. "The Parish Priest, Miguel Hidalgo," in W. Dirk Raat, ed. *Mexico: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810-1910*, pp. 17-25.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Humphreys, R. H., and John Lynch. 1965. "Introduction," in R. H. Humphreys, and John Lynch, eds. *The Origins of the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pp. 3-2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Kaufmann, William W. 1967. *British Policy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4-1828*.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 Kinsbruner, Jay. 2000. *Independence in Spanish America: Civil Wars, Revolutions, and Underdevelopment*, rev. e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Lynch, John. 1973.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 1808-1826*. New York: W.W. Norton.
- Lynch, John. 1987. "The Origins of Spanish American Independence," in Leslie Bethell, e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pp. 1-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nch, John. 1994. "Introduction," in John Lynch, ed. *Latin American Revolutions, 1808-1826: Old and New World Origins*, pp. 5-38.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McAlister, Lyle N. 1984. *Spain and Portugal in the New World, 1492-17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ontesquieu, Charles de. 1989 (1748).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by Thomas Nugent. Kitchener, Ont.: Batoche Books.
- Mörner, Magnus. 1967. *Race Mixture in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Oxaal, Ivar. 1968. *Black Intellectuals Come to Power: The Rise of Creole Nationalism in Trinidad and Tobago*.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 Paz, Octavio. 1982. "The Meaning of Mexican Independence," in W. Dirk Raat, ed. *Mexico: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810-1910*, pp. 49-54.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Priestley, Herbert Ingram. 1969. *The Mexican Nation: A History*.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 Putnam, Robert D.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pp. 427-60.
- Redbone Heritage. 2014. "Colonial Casta Paintings." (<http://redbonenation.com/books/colonial-casta-paintings/>) (2017/10/11)
- Rodríguez O., Jaime E. 1998. *The Independence of Spanis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erin, Karl H. 1984. "The Indian Populations of Latin America," in Jan Knippers Black, ed. *Latin America, Its Problems and Its Promise*, pp. 33-47. Boulder, Colo.: Westview.
- Steffoff, Rebecca. 1993. *Independence and Revolution in Mexico, 1810-1940*. New York: Facts on File.
- Timmons, Wilbert H. 1982.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Morelos," in W. Dirk Raat, ed. *Mexico: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810-1910*, pp. 26-45.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 Todoroc, Tzvetan. 1999.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Villoro, Luis. 1978. "Mexican and North American Independence: Parallels and Divergences," in Robert Detweiler, and Ramón Ruis, eds. *Liberation in the Americas: Comparative Aspects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9-42. San Diego: Campanile Press.
- Whitaker, Arthur P. 1964.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atin America, 1800-183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Wikipedia. 2017. "Cast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sta>) (2017/10/12)
- Wikipedia. 2017. "List of Viceroy of New Spa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viceroy_of_New_Spain) (2017/10/21)

The Independence of Mexico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Affairs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Abstract

After a brief review of the process of Mexico's independence, we shall introduce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is article. We then proceed to look into the ethnic structures of the Spanish America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unequal relationships. Efforts are made to examine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these colonies' independence and the Spanish government's colonial policy. Finally, we will conclude with the impli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ism.

Keywords: Mexico, Spanish America, ethnic structure, independence